

黔

書

二





書

黔

(二)

編 雯 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黔志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一四二七上

張

(本書校對者金雲峯)

# 黔書卷三

## 人物名宦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爲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爲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卽別抒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爲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狐德棻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鼈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紘秦頤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爲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王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直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檉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皆今日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爲之冠吾嘗思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墮窳者以視夫中原善地捧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爲相去不倍蓰乎余是以採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瞽宗者竝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耆舊尙有典刑召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歎於延年八哀

之篇。曾與譔於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祠碑記。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二者恆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亡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堙圯。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甯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諡。雖云秩庫。亦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勳。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丞海公瑞。諡忠介。尙書孫公應鼐。諡文恭。文恭之諡。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啓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師。警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卽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鼐。字山甫。揚州如皋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尙書。卒。賜祭葬。墓

木拱矣。萬歷庚子，章等爲請諡於朝。壬寅詔下，諡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按諡法，恭有九義。諡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塾、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諡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富有大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諡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尙書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章附郭青螺祠碑記 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火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闡。萬歷二十七年春二月，奉敕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阨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充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參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

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發。弟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冠七路。興師至壁海龍地。纒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擒首從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賚軍興百四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款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眞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勦禽斬。俘獲與播略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包茆。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挈妻孥還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廕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敍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郤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敍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吳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后頒賜藏經。敕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宣慰安堯臣獨建祠大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

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欒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欒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耑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并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迕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蠕螻。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亡恫。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其深也。羅甸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感無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摯也。祠以柱史南海馮公弈垣。左方伯通政使寧國趙公健。配享。蓋左右郭公施德於黔省。例得并書。鄒德溥。

丁煒曰。尙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誌乘通病。陳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憾於武侯。而謂將略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卽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入。王靖遠之冒賞邀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蠻前截後殲。僅以身免。而滇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明驗乎。

### 竹王

予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魃木客夔嶠之



倫及閔郡志而後知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置牂牁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沿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槃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妄以傳妄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鷟斯之爲龍種也，寶誌之育鳥巢也，蜀妃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勝紀。烏可以恆情測夏冰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衰鬼方尙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云：桂竹之埜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疏，每日一出，羅紈金翠。竹譜又作筓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筓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怪，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尙鬼，又民皆愍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濟見史書，蓋從土語。

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鰓面白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鬥，尙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巨禽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

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批。燮直皆屬焉。己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晝爲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龔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陲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隅。爲蠻王長。其亦竄叟青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宣力效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啓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即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燮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附朱燮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旣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旣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爲折

衝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句軍之累。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又召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者也。黔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曙順逆。晰大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率乃祖攸行者歟。崇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於安氏何利焉。至本朝而黔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當著蔡奉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帝業。自離草廬已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

并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手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主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祁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蠶蕞爾之國。財用弗充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闓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禰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八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闓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髮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魯普坎之間。七縱七擒。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

苦於山川險阻。旦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渠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俗尙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響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蹤。閱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上。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史學爛然。故尙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抵。譬如萬斛湧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公崇褒祀。封武安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壇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剗楔立石則三之一。一石言祠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尼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禡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揭達旦之亮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爽。不宜橫加惡諛。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青螺之所以祠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

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削平旣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卽窮陬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況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諡。後主時諸葛亮、蔣琬、費禕、亦見諡。陳祇特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諡。於是追諡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諡也。諡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作去聲。繆。莫六切。諡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敷。通作繆。諡法布德執義曰穆。注。故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尙書注。

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既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諡穆可。諡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某爲前將軍。假節鉞。後主十年。追諡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諡。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諡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諡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諡。或者追諡之時。後主繼位十年餘矣。黃皓專政。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尙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爲此諡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諡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諡武諡莊。而諡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可通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諡時作俑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

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謚。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

丁煒曰。漢壽沿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啓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刪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惟唐敬宗秦會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慎乎。辨論透關。足補青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諱辨。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繆穆二謚。往往通用。故青螺据此以爲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曾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爲下謚。讀史論世。援據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帝禪中葉。主昏臣闇。卽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尙云將略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平。等於青螺。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 奢香

鶴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暉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尙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



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閒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暉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暉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竊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爲患。夫人而知之，卽馬暉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爲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暉以爲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閒而遠犇，一聞召而卽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蘭之釁，連雲、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會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暉之所以誅也。

附吳國倫著香驛詩：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謁高皇宮。承恩一諾九驛通，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載，牂牁犛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齒，嗚咽猶哀奢香死。中州男兒忍巾幗，何物老嫗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闢，五丁神犍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川走。誰衛奢香一婦人。